



云殇倾城

晓月〇著

一个暖，一个冷，一个艳，
三王争天下，自是天纵英才霸气！
一次憾，一次伤，一次恨，
情不知所起，却又为何一往而深？

漓江出版社



下 云殇倾城

晓月〇著

漓江出版社

桂林



第二十一章 药到人不见

“锦衣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……可是我好高兴。周云嫣说过，他身上的毒是可以解的，我去想办法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。”

“真的？毒可以解，怎么解？”锦衣上前，一把抓住了云容的衣袖，双目中也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喜。

云容却一下子呆住了，她只听周云嫣说过有解药，可究竟解药是什么，在哪里，她却一无所知。而且周云嫣还说，即便是服用了解药，但毒性已经深入骨髓，每当月圆之夜便会受剧毒反噬之苦，无药可救。

想到这里，云容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，刚刚浮起的一丝笑纹，也瞬间消失在空气里。

“这个解药是玄水琥和醒神草。”

“常喜！”云容回头一看，看见常喜站在地宫的入口处，冷冷地看着她。

常喜几步走到石床的旁边，看着白梓轩沉沉的睡颜，端详了很久，突然一转身跪在了云容的面前。

云容大惊，想要扶起他，却被他一把拉住了手臂。

“云姑娘，太子待奴才恩重如山，可自从奴才跟随太子的那天起，就没有见到太子真正开心过。我想姑娘和太子之前一定是感情极深的，姑娘之所以会这么做，也完全是因为失忆所致。既然现在姑娘都已经想起来了，奴才求姑娘救救太子殿下，目前能救太子的也只有姑娘一个人了。而且太子殿下两种剧毒加身，即便是醒了，也是形同废人，根本无法再与二皇子殿下争夺江山了。姑娘就看在太子对姑娘以往的情义上，替太子寻找解药。之后，常喜带太子殿下从此隐入民间，伺候殿下一辈子。”说完，常喜重重地把头磕在石地上。

云容这时也跪了下去，哽咽道：“常喜，你刚才所说的解药到底是什么？你快告诉我。”

旁边的锦衣也急得跺了下脚，催着他：“常喜，解药到底是什么？”

他微微皱了皱眉道：“若是我没有猜错，太子所中的乃是西凉国白山族的一种剧毒，名叫锥心鸠，而它的解药就是玄水琥和醒神草。”

见云容不解，常喜又慢慢地解释：“玄水琥，是一块红色的血玉，只有鹅蛋大小，表面光洁圆润，纹路深浅不一，缠缠绕绕，呈现诡异的颜色。而醒神草是一朵花，花瓣重重叠叠，似有许多层，片片晶莹温润，若不是馨香扑鼻，见过之人都以为它仿佛是由美玉雕成。将玄水琥研磨成粉后与醒神草煎在一起，便是解药。”

云容一一将这两物的样子记下，这才想起常喜说过，他人宫之前，家里是开药房的。

又问道：“你方才说的我都记下了，可是我要到哪里才能将它们找到呢？”

常喜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，一脸担忧之色：“碧水琥是养心解毒的至宝，多年前，西凉国曾作为贡品进献到宫中。前些日子，我随太子面圣时，曾见过陛下佩戴此物。如今陛下龙体欠安，想必此时仍旧在陛下身边。若想得到此物，着实有些困难。而那醒神草，一般长在漠北的峭壁之上，几十年才开花一次，虽也是世间难得，但在御药房中，也应该能够找到。”

白梓轩静静地躺在石床之上，安静得仿佛像一个熟睡中的孩子。那样的一卷画面，深深地镌刻在云容的脑海中，她从地宫中走出之后，仿佛整个人都重生了一样。

虽然，寻求解药可能在世人眼中是对白曦宸的一种背叛，可是她无法管住自己的心不去救白梓轩。只要想到白梓轩是因为自己而变成“活死人”的样子，她就无法再理直气壮地活下去。

即便白梓轩能够醒来，但也失去了皇位，失去了母后，失去了一切，而且是因为她失去了一切，相比之下，她能为他做的简直是太少了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今晚的星星很美，像宝石一般，密密麻麻地撒满了辽阔无垠的夜空。乳白色的银河，从西北天际，横贯中天，斜斜地泻向东南大地。

云容怔怔地看着天际，清亮的黑瞳中水波荡漾，琉璃剔透，眼波流转间，光芒四溢，比繁星还要耀眼。

她的神情，如数被司徒宇看在眼里，仿佛多年前，也有人生了一双这样的眼睛，哪怕是在百丈之外，也能吸引住他的目光。





只是，此时夜深人静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

司徒宇走上前，轻咳一声：“你怎么会在这？”

低沉严厉的声音让云容一下子回过神来，看见司徒宇后不禁退后了半步：“夜里睡不着，出来走走！”云容表情虽然略微有些惊慌，但口气却是一如既往的冷淡。

“哦，没有人跟着你吗？”司徒宇看着她身旁并没有跟随伺候的宫人，不禁有些疑惑。

“我又不是犯人，为什么一定要人跟着？”对白曦宸这个师傅，云容实在是反感至极。

司徒宇心中一阵好笑，虽说她跟多年前的那个人眉宇间有几分相像，可这性子却犹如天壤之别。他看了看月色，忽然还是想多余地问一句：“你母亲是什么人？”

若是那人还活着，恐怕也能有这般大小的儿女了。

这句话却把云容问愣了：“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，我没见过他们。”

她只记得姑姑的样子，而父母，仿佛是最陌生的字眼。幼时，她就一直羡慕锦衣有父母的疼爱，而每次追问姑姑自己父母是谁的时候，姑姑都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，只说他们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病死了。

司徒宇问出那句话，心里也在懊悔，仿佛她如果真的说出了她父母的姓名，自己就会承受不住一样。听他如此回答，心里反而安静了许多。

他“哼”了一声便拂袖而去，快速移动的身形竟有些逃避的意味。

云容回到了寝殿，却见回廊上站满了宫人，每个人都垂首而立，一脸紧张。

老远便见有人跑了过来：“娘娘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可叫奴才们好找！”

云容也有些紧张，走到了内殿，果然看见白曦宸半靠在床头，微微合目，一脸疲倦的样子。

云容的心疼了一下，她听那些宫人告诉她，白日里白曦宸与襄王吵得很凶。

云容了解他，他虽然表面上总是云淡风轻、温婉浅笑的样子，可是骨子里却是极为骄傲的，他坚持要做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如今襄王等人近日的言行，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底线。

“云儿，你去哪儿了，我等了你很久了！”这时，白曦宸已经站起身，向

她走来。

“我睡不着，自己出去走走！”云容没有想到，自己会有一天在他的面前说谎。

她低下头，几乎不敢去看他的眼睛：“曦宸，如果当时我求你不要杀掉他，你会同意吗？”

“不会！”白曦宸感觉怀中的人儿明显地震了一下。

他轻轻一笑，把一个吻落在了她的额头：“那时，如果不是有人拿你的性命去威胁我，我是绝不会放过他的。你知道的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杀皇后母子、夺皇位，是我这一生唯一的目标。可是现在，我却希望他没有这么快死掉，我更想让他活久一点，再亲自杀了他。”

云容回过头，不解地看着他。

白曦宸双臂收紧，把她整个人完全拥入怀中：“我只是很悲哀，自己是怎样也无法比过一个死人的。”

云容忽然转过身，把头深深埋在他的怀中。

这是白梓轩“死后”云容第一次主动投入了白曦宸的怀抱。

白曦宸感觉她把他抱得那么紧，可是片刻后，他又感到，她是在哭，哭得很伤心。

他的心底一阵怅然，却只是轻轻一笑：“云儿，若是把今晚当成洞房花烛之夜，我也觉得十分圆满。”果然怀中的人儿立刻止住了哭声，把头从他的怀中抬起，幽怨地看着他。

白曦宸只待了一会，看着云容睡下，便离开了她的寝宫。看着天边的星际，他整个人忽然轻松了下来，再有几个时辰，天就要亮了，无论如何，她还是要嫁给他的。

他回过头，再次看向云容的寝殿：“云儿，两年，给我两年的时间，无论你愿不愿意，我一定会让你安稳地坐上太子妃的位子，直至是皇后的宝座……”

第二天天未亮，云容便命人将御药房内的司药史传来。

那人是一位四旬左右、十分儒雅的男子，见了云容连忙跪地行礼：“参见娘娘！”

云容开门见山：“有劳大人！昨晚，我犯了旧疾，有恐今日大婚之际让太





子担忧，所以这么早传药史前来，是想寻一味药。”

这位司药史一听自然不敢怠慢，曾闻太子为了这位娘娘连性命都可不顾，只要是她张口，便是把御药房搬来，也未尝不可。

“请娘娘明示，下官立刻去取。”

“我想寻一株醒神草！”

此话一出，这司药史竟是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暗想，怪不得当今太子殿下对这位娘娘宠爱有加，她果然是见多识广，居然连醒神草都知道。这醒神草极为珍贵，如今御药房也仅有一株而已。

“不知娘娘身患何病，此物虽珍贵，却不可乱用。”

云容淡淡一笑：“不过是娘胎里带来的旧疾，许多年没有犯过了。本以为好了，昨夜却又突然犯了。之前我家山里，也有这种东西，曾经用过，药史不必担心。”

那司药史听云容这样说，连忙道：“下官这就去取。”

云容又叮嘱道：“这件事，暂时不要让太子知道，今天是好日子，我不想扫了他的兴。”

梳洗打扮好的云容随着宫婢走出寝殿，早有一众宫人候在了殿外。众人扶着云容上了辇舆，缓缓地向观月殿走去。今日的婚典便是要在那里举行。

天际骤然飘起了皑皑的白雪，漫天的雪花随风飞舞。

云容抬起头，片片的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，最终变成一滴晶莹的水珠，好似一颗纯洁无垢的水晶般。她的心底，有某一处角落也随着这颗水晶慢慢沉了下去，直达内心的最深处。

宫人很快来到辇舆前，为她放下了两旁的辇帘，云容的心底竟然涌上了一丝失落之情。

她伸出素白的小手，去接帘外的雪花，小小的雪花随着她掌心的温度，再次变成晶莹的水滴。她那么小心翼翼，仿佛是捧着世间最最纯真的爱情。

早有人把紫金的小手炉递到了云容的手里。从东宫到观月殿大约要走上一炷香的功夫，外面天寒地冻，可辇舆内却丝毫不感觉到，只有温暖和馨香。

白曦宸为她准备的一切，皆是按着太子妃的依仗、佩饰进行的。虽然她坚持不愿意做什么太子妃，可白曦宸依然是要把他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一切都给

她。他的爱就像是她手心中的“水晶”一样，晶莹剔透。

此刻手心很凉，可心却是很暖。可她的心终究再也不能安静地去品尝这份甜蜜。

宫女扶着云容下了辇舆，抬眼望去，眼前是连绵不绝的红毡，从她的脚下，一直铺到巍峨高耸的观月殿玉阶前。

云容的眼底微微有些湿润，这一切都是太子妃才能享受到的尊崇。

可就在云容怔怔失神的片刻，却看见不远处又有一驾辇舆向这里驶来。

不多时，便看见史玉扶着宫娥从里面步出。她一身鲜红的嫁衣，在白雪之上显得格外耀眼夺目，整个人像极了一团天边的霞云，美丽得让人不敢逼视。原本就极美的面庞，此刻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一双秋水明眸，勾魂夺魄，连云容也一下子看得呆住了。

自己此时的陋颜，与史玉相比，真是有着天壤之别。云容有意错后半步走在史玉的身后，随着那礼乐之声，向正殿内走去。

步入殿内后，便看见一身红衣、长身玉立的白曦宸站在大殿的中央。

听到了宫人的诵传，他已经回过头来，笑盈盈地看着云容，眸内桃灼潋潋，蕴涵着浓浓的深情。

看着微微低下头去的云容，他几步径直地向她走来，捉住她的小手，放在了自己的手心。他的手还是那样温暖。在触及到她的那一瞬间，他微微地皱了皱眉，感觉到她的小手竟然是前所未有的冰冷。

他的手不自觉地将掌心的那只小手更紧地包裹住，想把自己体内的温暖，都从他的掌心渡给她。这样的她，让他有些不安。那个一直温暖他灵魂的小女子，竟在此时此刻，手心这般冰冷！

他用力地握着她的手，云容感觉自己的手心温暖起来，抬眸之际，看到被白曦宸冷落在一旁的史玉。

她虽然在极力隐忍着自己的情绪，尽量保持仪态万千的风度，可在对上云容双眸的那一刻，云容还是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的妒火。

“陛下驾到！”

随着宫人的一声诵传，光惠帝被两个宫人搀扶着，一步一步，用极慢的速度走向了大殿正中的宝座。

云容没有想到，短短月余，光惠帝已是须发皆白、老态龙钟，整个人全无





了往日的生气。

虽然她之前知道光惠帝久病不愈，又服用了虎狼之药，可是她也没有想到，此时的一代帝王竟然会憔悴成这个样子。

也许，真正让他变成这个样子的，不是之前的疾病，也不是虎狼之药对身体的伤害，而是他仅有的两个儿子，为了皇位兵戎相见，其中的一个还不止一次地想要谋害他，而他宠爱、栽培了二十几年的另一个儿子，就活生生地“惨死”在了他的面前。这样的打击，即便是心冷如他，想必也是无法承受的。

云容看到他眯起眼睛，满含深意地看着自己，眼神里面已不再有往昔的轻蔑与鄙夷……

他，仿佛是要有话对自己说。

“吉时已到！”司仪的令官声音高高响起，霎时间礼乐齐鸣，白曦宸拉着云容的手向光惠帝行叩拜之礼。

虽然只是一个仪式，白曦宸竟然发现自己的手心微微有了汗意。

这一刻，明明是如此地短暂，却又是那么地漫长。

待行过了所有的叩拜之礼后，白曦宸周身立刻轻松起来，但他显然不愿在此与光惠帝有过多的交集，随即便欲携云容与史玉转身离去。

而云容此刻的心情，又怎能用“复杂”二字来形容？

他是她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去爱的人，可她却注定也要欺骗他。

她几乎就想把自己心中想要去救白梓轩的事情，坦白地告诉他。

只是，她的理智告诉自己，她不可以这样去做。他容不下白梓轩，就如同白梓轩容不下他一样。

他们三人之间，谁对谁错，谁负谁，谁伤谁，背叛、绝望、伤痛，有谁又说得清？

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，让她所受的痛苦变得这般极致？

她无法面对今日，更不敢预测将来。

即便是今日婚礼之后，她可能依然无法说服自己与他去做一对真正的夫妻。

她只能救醒白梓轩，就如同常喜所说的那样，他已经无法再与白曦宸争夺天下，只求他从此归隐山林，安稳一生。

光惠帝轻咳几声，声音无比虚浮：“太子……朕还有事！”

白曦宸的肩膀似乎震动了一下，这样的称呼，在座的人有些不敢相信。

白曦宸慢慢转过身，躬身施礼道：“不知父皇还有何事？”

光惠帝的喉中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之声，灰暗无光的双眸却落在了云容的身上：“我想和她单独说几句话！”

云容猛地睁大了双眼，她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时候，光惠帝想要单独见自己，心中不可抑止地有些激动。

“云容身体尚未痊愈，父皇若有事，不如改天再谈。”

虽是婉拒，但白曦宸的口气却疏离得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。

他再也不是那个流落民间的落魄皇子。此时今日，这天朝大地上，他唯我独尊，即便眼前是昔日的光惠帝，那又如何？

“此时今日，你难道还怕我伤她不成？”光惠帝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沙哑无力，却满是自嘲之意。

“父皇，我自是不怕，只是，我不希望今天让云儿不开心。”说完，他没有再理会光惠帝，再次拉起云容的手，想要步出殿外。

云容的退却，让他收住了脚步，他转过身，看着云容的眼睛问：“云儿？”

“我倒是想听听，陛下想要和我说什么！”

白曦宸蓦然一怔，又看了一眼光惠帝毫无杀机的眼神，方才缓缓而退。

殿内只剩下云容和光惠帝两个人。

他整个身体的重量，完全支撑在龙椅的靠背上。这个样子，云容看得出，光惠帝此刻已经是强打精神来与自己说话。

他整个人虚弱得很，仿佛随时都可能从龙椅上跌落下来一样，但云容对他还是心有余悸。走上金阶，在离他三步开外的地方止住了脚步。

光惠帝微微一笑，口气却是从未有过的平和：“今日，朕要单独见你，是有事求你。”

她微微一愣。

“朕是想求你让曦宸坐稳了这个江山。无论如何，他毕竟是朕唯一活着的儿子。梓轩已死，朕不想将耗尽一生心血得来的江山，因后继无人而落入他人之手。”

光惠帝说话的时候，目光沉重地落在云容的脸上。

她心中微微一坠，分明看到眼前的这位一代帝王，脸上竟然露出了她从未见过的凄惶之色。





“陛下所言，云容并不明白。”

光惠帝轻轻一叹：“你的真名不是应该叫芊云吗？你现在应该知道，你与那淮南周家并无任何关系。当日，他们设计将你从火中救走，周慈恩又认你为女，那不过都是他与楚家谋划多年的诡计。周慈恩有意让你去接近曦宸，最终如愿地让失忆后的你与曦宸彼此相爱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夺去朕的江山，利用你去折磨朕的两个儿子，为他们颠覆天下的野心创造更多的机会。而你这颗棋子，无疑，他们选对了，而且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在你的帮助下，他们竟然成功地借曦宸之手，杀了梓轩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光惠帝的脸上涌上了巨大的悲痛。若说他对白曦宸一直存有愧疚之情，所以格外宠爱，那么他对自己从小费心栽培的“太子”，应该是把他当成这一生最大的希望。

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梓轩已经死了，无论怎样，曦宸现在始终是我唯一的皇儿，他即便是如此对我，我也希望这最终君临天下的人是他，而不是别人……”

说着，他剧咳了两声，继续说道：“他与梓轩不同，在朝中并无根基。那些在之前支持他的人，哪一个不是为了今后的利益才肯助他。而如今曦宸根基尚且不稳之际，便要强硬地让那些人放弃既得的利益，他们又怎会善罢甘休？今日他对你和史玉的态度如此毫不掩饰，长此以往，那襄王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朕是怕，在曦宸与这些人内耗之际，楚陌尘等人乘虚而入。不光如此，你可知那西凉国的国主萧誉煜，少年登基之前在我天朝游历多年，对我朝的民俗民情、要塞地势都颇为熟悉。他一直对我天朝江山虎视眈眈，数十年了，只等时机成熟。若是不能尽早收拾楚陌尘的叛军，我想用不了多久，那西凉国主必定会挥师南下，直捣天朝。”

云容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他说的这些，有的自己已经想到了，有的之前也曾经听白梓轩分析过，只是关于西凉国……

她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萧逸之如今还在宫里，若是怕那西凉国趁机犯境，不如就先把他抓起来。他是西凉国的陵王殿下，想必那萧誉煜不会不顾他的生死的。”

光惠帝一阵冷笑，打量了她一遍，嘲讽道：“妇人之见。那萧逸之只是萧誉煜众多皇子中的一个，虽说有些才干，那萧誉煜也必定不会为了一个皇子而

放弃攻打天朝这等难得的机会。”

云容想到这一年余来，白家这些男儿为了争夺皇位，数次兵戎相见、血流成河的惨状，终于明白了光惠帝所说的绝非虚言。

血肉亲情与皇位相比，在这些男子眼中不过是单薄如纸。

“陛下到底想说什么？”云容淡淡地问道。

“听说你，拒做太子妃，这一点，很好，但还远远不够。”他说话之时，深深地看着云容，“这太子妃可以不是史玉，但绝对不能是你。襄王如今的势力已经是权倾朝野，他的女儿入主东宫，甚至今后母仪天下，必会造成外戚专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如今最好的办法，便是让曦宸求娶另外一家朝中重臣之女，这样前朝势力均衡，后宫雨露均沾，才是上上之策。只是……”

光惠帝的话被一阵急促的喘咳打断，他从袖中拿出一方丝帕，捂住自己的嘴，再打开时，上面已经是血迹斑斑。

人道是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

这些话恐怕谈不上是光惠帝作为一个父亲，为儿子做出的考虑，更多的可能是作为一个帝王对日后江山的担忧，但此时此刻，确实是一番肺腑之言。

只可惜，白曦宸却没有听到，即便是听到，也必定是极为反感的。

光惠帝接着说：“曦宸他不是想不到这些，只是他爱你太深，此时今日，断不会做出半件委屈你的事情。所以，朕想求你，好好规劝于他。”

“陛下，云容虽然愚钝，但是这一年多来，有些道理还是能够看明白的。”

光惠帝似是欣慰地点点头。云容看着他，鼓足勇气咬牙道：“只是云容也有一事求于陛下。”

光惠帝仔细地研究着云容的表情，沉默了片刻才缓缓道：“你有求于朕？”

“云容是想向陛下求一件东西！”

光惠帝愣了片刻，眯起了眼睛，似乎很是不解。

云容知道，光惠帝的心思一向深不可测，此时一定在想自己是不是在耍什么手段。于是又上前了几步，在他的近前低声道：“云容想要陛下随身所带的玄水琥！”

云容说话的声音很小，可光惠帝却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原本浑沌的目光中，一下子有无数的流光闪过，他黯淡的薄唇紧紧地抿住。

人常说，男子唇薄皆凉性。可这一刻，他的牙齿深深地咬住嘴唇，似乎极





力在隐忍着什么。

“你要它做什么？”

云容的手微微有些发抖，刚想开口，却见光惠帝环视了一下四周，挥了挥衣袖，似乎是让她不要再继续说下去。
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空荡荡的大殿内，有风钻进窗子的缝隙，在殿内呜咽着。明明是风吹的声音，却好似卷着千军万马的铁骑声，无形之中响成一片。

光惠帝的面色也愈加凝重起来。他先是出神地看着对面圆柱之上盘旋着的鎏金飞龙，又将目光移向了脚下数丈之外象征着皇权的玉阶。他的表情极为复杂，先前的担忧之色，越发凝重了。

殿内一片沉寂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冰冷。

过了很久，光惠帝眼中忽然又露出了久违的寒光，几乎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：“朕真想此刻杀死你！”

他浑身散发的敌意，还是让云容微微一怔。可是最后他还是什么都没有问，双手颤颤巍巍地从腰间解下一块卵石大小的血玉，递到了云容的手里。

他的目光愈加深邃，仿佛暗夜一样无边，连声音也如梵语一般：“老天让你与朕的儿子们相识，无论是天意如此，还是计谋使然，终究是避无可避。也许这就是前世的宿缘，朕也无力挽回，只能顺应天命。朕想，他们两个人都如此看中你，想必你也是个善良的女子，你虽然生在山野，很多话你未必能听懂，但朕还是想最后和你说一句，但愿你能谨记于心中：若是将来有一天，天倾地覆、生灵涂炭，还望你能以天下苍生为重，舍小情，取大义，也不枉他们二人曾经几次为了你舍生赴死。你能懂吗？”

说完这句话之后，他身上最终的一点煞气也消亡殆尽，一代帝王好似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极近油尽灯枯。

回东宫的路上，白曦宸拉着云容一起登上了自己的辇舆。

太子的銮驾极为舒适，华丽气派，简直和一个房间一样。宽敞的暖榻，厚厚的软垫，四周挂着流苏和彩带，看起来极为华美、精致。角落两个香炉点着让人凝神静心的檀香，阵阵暖香袭人，化解了所有的寒意。

云容左看右看，最终却看到白曦宸满目宠溺地看着自己。

可就在这时，辇舆一阵颠簸，她的头随着向前的惯力，无可避免地撞到了

车门上。抚抚撞痛的额头，忍不住擦了擦，可爱地嘟起红润的唇，愤愤的表情，少女的娇俏，一瞬间迷惑了白曦宸的目光。

他忍不住长臂一伸，将她搂在了怀中。

他的怀抱真的好暖，云容没有挣扎，乖顺地躺在那里，问道：“曦宸，皇位对于你来说，究竟有多重要呢？”

白曦宸沉默了一会，认真地对她说：“究竟有多重要，我也说不清楚。还是那句话，自从我懂事开始，杀皇后母子、夺取皇位，就是我活着的唯一目标，若不是有这个目标支撑着，可能我早就无数次死在宫外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上天待我不薄，最终让我遇到了你。”

云容来不及说什么，辇舆已经停下了。

现在的太子政务繁忙，如今多事之秋，时间对于他来说自是比什么都要宝贵。白曦宸把云容送回了寝殿，没有多久，便有人来请，离开了。

云容沐浴之后，再次屏退了众人。众人皆以为她要独自在内殿休息，却不知她换了衣裳，悄悄从内殿的侧门溜出了寝宫。

丝履踩在雪地上，“咯吱咯吱”作响，悄悄地向梅园的方向跑去。

一路上，她的心都紧张得无法负荷，等终于来到了竹屋前的那一刻，云容几乎都要虚脱了。她生怕自己来晚一步，白梓轩的身体就会因为虚弱而停止了心跳，又怕自己的行踪被人发现，暴露了白梓轩的藏身之地。所以，每走一步都好像是在和命运抗争一般。

云容快步走进竹屋，随手带好门。

她的眼底忽然泛上酸楚。之前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，没有看清楚这里的一切，现在看见身边的一草一石，她竟然全都想了起来——那矮矮的竹塌，小小的窑炉，简单朴素的一切，都是那么地熟悉，连同梅园之中那宽大的火炕，分明都是按照飞霞山中她那间小小的土屋布置而成的。

他说他要给她一个家，他要她在这东宫之中找到家的感觉。

密道合拢后，眼前又是一片漆黑。

云容小心翼翼地捂住胸前衣襟里的玄水琥和醒神草，一步一步摸索着向下走去。

可是走了一会，她便渐渐地感到了不对劲，因为走了这么久，前面为什么却没有见到应有的亮光呢？



密道中漆黑一片，云容心中焦急，一不留神，整个人撞到了一处坚硬如石头的障碍，那障碍物很凉，她身上被撞之处很痛。

用手去摸，云容的身心仿佛都浸到了冰水之中，这里……这里分明就是昨日白梓轩躺着的那张石床。昨天他还好好地躺在这里，安静得像一个熟睡中的孩子，她可以用手摸到他的脸、他的胸膛。他虽然无知无识，可是她却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他的存在。

为什么，今天这里竟然会空空如也，石床虽在，阿琪却已经没有了？

云容急得泪流满面，咬破了嘴唇。



第二十二章 梦归飞霞山

云容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寝殿之中的。没有人发现她，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平静得诡异。

“娘娘，娘娘……”外面的宫娥步入内殿，马上被泪流满面的云容吓了一跳。

那宫娥哀求道：“我的娘娘呀，今日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能掉眼泪呢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上前拿出丝帕，去为云容擦干脸上的泪痕。

见云容不再哭泣，那宫娥才道：“启禀娘娘，外面有一个小太监说是娘娘吩咐他前来的，如今正在殿外候着呢，不知道要不要传他进来？”

云容“腾”的一声站起身，声音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：“快，快！快传他进来。”

不多时，一个小太监从殿外走了进来，跪地行礼。虽是陌生的面容，可那身形却是那么熟悉，云容断定，眼前之人必定是常喜无疑。

心跳几起几伏，几欲破胸而出，屏退了众人，云容一把上前拉住他，宛若隔世般哽咽道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

常喜用只能两个人听的声音道：“昨夜有人在竹屋外仔细搜查，我想已经是有人发现了奴才或者是姑娘你的行踪了。之前因为太子胸口上的伤太重，根本经不起移动，所以我们没有出宫。可是经过了昨夜，这宫里实在是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所以奴才和锦衣连夜将太子由密道出口处运往了宫外。只是，经过一番折腾，太子殿下的脉息越来越微弱了，只怕……”

“那两样东西已经找到了，你赶快拿去。”云容一边说，一边向怀中去摸索。

可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脚步沉重，带着一股巨大的煞气，云容断定来者不善，几乎是下意识地，又将手从衣襟中抽了出来。

片刻后，便见白曦宸的师傅司徒字只身一人，闯入了内殿。他的身后赶过来几个宫人，似乎是一直在阻拦他的进入却没有拦住。

云容气结：“司徒字，这里是太子侧妃的寝宫内殿，你这样随意闯入，究





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太子放在眼里？”

一个是襄王，一个是司徒宇，这两个人自恃功高，一贯气焰嚣张，目空一切，可是今天的举动却实在有些离谱。

司徒宇冷冷一笑，满面不屑：“侧妃娘娘，老朽的眼中只有太子一人，娘娘还真是没有被我看在眼里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曦宸徒儿，此心可用日月为鉴。只是侧妃娘娘你，此刻又是在做些什么？”

司徒宇一边说，一边已经把目光落在了常喜的身上：“这个小太监，我早已经留意他了，行动鬼祟可疑，定是东宫之中的奸细！”

云容一瞬间竟然冷静了下来。以前白梓轩教过她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若是对对方不了解时，那就尽量不要暴露出自己的破绽。

她微微一笑：“这个小太监，是之前我在东宫里一位帮助过我的人，你若说他是奸细，那岂不是我也脱不了干系？”

这月余来，东宫之人从未见云容发过脾气，此时，看到云容这副神情，竟都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。

可那司徒宇却轻蔑一笑：“侧妃娘娘即便是奸细，也要等太子前来发落，只是这个小太监，老朽便可替太子分忧！”

云容挡在常喜的身前：“司徒宇，你凭什么说他是奸细，你赶快给我出去，这里不是你能来得地方。”

“哦？我竟不知道，这东宫之中竟然还有我不能来的地方，而且……”司徒宇诡异一笑，推开云容，上前一把揭下常喜脸上的易容，冷冷道，“若不是奸细，为何要易去自己本来的容貌？”

瞬间，一片哗然。

云容脸色铁青，司徒宇捏起了常喜的下颚，狠狠地问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云容扑了过来，伸手去拽他：“司徒宇，你无权动他！”

司徒宇哈哈大笑，用左手捋了捋自己胸前灰白的长髯，冷笑道：“我倒要看看太子这次要如何维护你，还能不能像之前那么信任你！”说完这句话，他捏着常喜下颚的手又加重了力道，痛得常喜瞬间冒出了满额冷汗，却依然一声不吭。

司徒宇眯起眼睛，狠狠地对常喜说：“告诉我你方才和侧妃娘娘说了什么？”